

續修四庫全書

the 1990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has increased by 1.5 million, while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by 0.5 million.

As a result of the age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bour force aged 65 and over has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in 1990 to 2.5 million in 2000.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〇・經部・四書類

四書釋地補一卷續補一卷又續補一卷三續補一卷〔清〕樊廷枚撰

四書解瑣言四卷補編一卷〔清〕方祖範撰

四書地理考十五卷〔清〕王 塗撰

四書釋地辨證二卷〔清〕宋翔鳳撰

四書緯四卷〔清〕常 增撰

四書說苑十一卷首一卷補遺一卷續遺一卷〔清〕孫應科輯

四書辨疑辨一卷〔清〕俞 樾撰

二三三

三三一

四四五

四六五

五七五

七〇七

2677/10

四書釋地補

〔清〕樊廷枚 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十一年梅陽海涵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〇毫米寬二五四毫米

汪葵庵大宗師鑒定

四書釋地

嘉慶丙子秋梅陽海涵堂葉板

四書釋地序

釋地之名見於爾雅然考爾雅所釋僅僅九州十數之大至於入陵惟北陵西隃郭景純註卽雁門山也餘陵無注而所謂陵莫大於加陵者直註曰今所在未聞蓋闕疑也地理之可考者禹貢職方見於經前後漢地理志見於史補註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其他太平寰宇記補註一百卷宋樂史撰地理之書至括地志補註五百五十篇序是記錄詳而體例大變補註五卷唐魏王泰等撰其載六朝時地理書甚多以元和郡國志補註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古輿記中存於九域志補註宋王存等撰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四書釋地序

詳於元和志補註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平輿國二志三輔黃圖補註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記周之制條分縷諸書猶稍近古然以今郡縣按之不合析尤爲詳備補註四十卷舊題漢桑欽撰然證者多鄭道元注水經補註四十卷舊題漢桑欽撰然證後魏鄭最稱專門而其間自相抵牾往往而有何則自道元作最稱專門而其間自相抵牾往往而有何則自三代迄今陵谷變遷城郭隤隤加之地名沿革變易不常刻舟而求未免舛謬亦勢使之然也朱子大儒其註四書傳詩每云地名邑名不詳其所在或云未知是否豈僅斤斤然脊重傳疑或亦以吾儒窮經應用之學有更大且亟於是者耶吾友閻百詩氏積學耆古於漢唐

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所著四書釋地一書考索詳博辨據明哲毅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卓

識其間如釋止羸而證孟子行三年之喪謂是處

止羸解者謂除哀未忘固屬臆說近太原閻氏引列女傳以爲孟子仕齊歸葬于魯三年免喪然後復至齊據

此則止羸句爲齊設充虞之問不應在三年後且三年前亦不得云前月也焉山公景云孟子止于羸閻氏證

孝了居喪不言諸義某謂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可言也儀禮既夕及喪大記非喪事不言

則喪事必言也雖記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問傳與喪服四制唯而不對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是

事也按此雖好與閻氏辨難然謂孟子行三年喪自是確不可易明許竹居仁曰夫以葬魯未幾而即反于齊

止羸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喪于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餘葬乃至在途止羸

而可問耶即仁實莫遂謂此說誠獨見然亦萬章之釋徒文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竊謂二說皆非是

墻間而證墓祭爲古禮實可補先儒傳註所未及然則是書豈可廢哉百詩請予序至六七而益勤予簿領卒

卒未暇以爲也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墻篷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而還之知未必有當百詩意也康熙戊寅九

月既望商邱宋榮朱竹垞商邱宋氏家乘序云宋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邱本陶唐火正閼伯之

虞是日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嫩縣扶風利人而商邱之族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

七年公府無事恒與賓客題於毘陵舟次

考典籍揚乾風雅審定圖書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題於毘陵舟次

漢儒註疏羽翼經傳然非博極羣書而又具尚論卓識者其孰能發千古之蒙而定千秋之是非乎太原閻百詩

先生生平撰著積苦等身謂宋史賈黃中傳每日令書按此其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

言其多其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久爲海內博物君子謂昭所珍重今年春予留真州

舊館閻子信載時相過從得復見四書釋地又續三續二篇半屬草藁謂史記屈原列傳草藁未信載迄然

揮涕而請曰先祖徵君一生心血具在於是林不肖不克仰成先志夙夜抱咎倘藉先生力倡引同志用伏劄

副感且不朽予因慙慙謂方言慙慙也南楚凡已

旁人怒之而贊襄之閱數月工竣嗟夫人生未竟之事賴後人繼述而成者多矣況已經手定之書子若孫苟

目爲不急因循時日以致湮沒而矯語人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謂史記馬遷

乎信哉真不愧徵君之哲孫也已至其書之更有功於註疏天下後世好古者自知之予小子何容贊一辭焉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謂史記

功令以四書集註範天下士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俾師
無異教人無異學意至善也然集註一書詳於義理而
畧于土地人物訓詁典制吾鄉閭閻邱徵君以爲未盡
乃作四書釋地書凡三續始釋地繼釋人物繼及訓詁
典制其於集註或申其義或裨其缺或匡其失識者以
爲紫陽功臣信哉山陰樊生讀其書而善之又以爲未
盡也乃上表

聖制旁采羣書益以已見作釋地補於閻氏書或申之
或裨之或匡之其中如謂觀禮之宮卽明堂孳戮當爲

四書釋地補序

一

三百六

奴戮五畝之宅無在田在邑之分五十七十百畝由尺
度之不一以及畫畫之非一地鼓瑟之不必倚歌耕莘
非神降之莘孟子之白圭與魏文侯時之白圭非一人
類皆精確不可易蓋亦閻氏之功臣矣且夫聖人之道
至大而其世之去今甚遠大而且遠則非一人一時之
力所能盡是以四子之書至今日而益明非以治之愈
衆而研之愈精歟善夫閻氏之言曰書猶天也天無窮
聖人之書亦無窮故雖合古今之賢哲各竭其學識才
力以求聖人之書而終不足以盡其崖畧然明知其無

窮而必俛焉孳孳各竭其學識才力求萬一之是者
則以無窮者天昭昭者亦天儒者之一得有時能使聖
人之奧旨數千年莫之喻者一朝若發矇焉然則生之
爲此其亦足尚也哉抑考徵君之作釋地也初厘五十
七則而已既而續之至於再至於三蓋先民積學之勤
覺世之篤至老不倦也如是今生年甚盛志甚銳由是
以往讀書愈博友士愈衆閱天下義理愈多而論古也
愈精以確其所以闡繹古訓啓迪後賢者且將倍蓰於
今之所補而未有已焉僕雖老矣尚能爲生序之嘉慶

四書釋地補序

二

二百六

二十有一年歲在柔兆困敦二月初吉浙江督學使者
山陽汪廷珍



定四庫全書總目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

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尚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

因解四書者昧于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

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據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

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而及物

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

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

地為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

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已意如以

鄒君假館謂曹國為復封以南蠻缺舌指許行為

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

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于考證百年

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

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釋地

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考蓋補紫陽夫子之不備

也然書序而不斷甚至兩說並存

又旁探爾雅說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傳註凡有涉

于詩中地名者皆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聯綴成編

案而不斷故得莫加一辭以折衷其與每僅云邑名

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遠過余故矯之作四書地

理考得若干條

若千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以示里中諸子咸

以為善遂開雕吳門憶爾雅篇目有釋地杜氏有春

秋釋地

篇稱孫氏借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畧則其屬稿實

在平吳以前故所例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當時不

合爰易地理考曰釋地云太原閭若璩

百詩號潛邸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

居淮安是也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寧海客仍

參議父修儒字再彭號千史都學生歷闕氏自六歲

入小學讀書至千史過字著意開如門闕氏自六歲

夜讀書四下堅坐沈思忽開如門闕氏自六歲

名流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十七年應詞科不第二十

餘年中著書八種學歸其山考索詩究不遺餘力十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

四書釋地自序

坐口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遂以疾沒
 于康熙甲申六月八日
 世宗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為余來之句舊史曰若
 璩沒後
 世宗為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
 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目

蓋	羸
雪宮	石門 補註又見又續
闕里 補註又見又續三續	武城
泰山北海	淇河西
瀑滄浪	南陽
四書釋地補目錄	
華嶽	海濱
水滸	莘
匡	汶沂
晝	封疆之外
東山	任
宋滅滕	齊滅薛
轉附朝儼	地方
棠	溫泉
莊嶽	壻間之祭

平陸	靈邱
聯邑三百	畢郢 補註又見又續
明堂靈臺	虞虢
漆洧	陽城箕山之陰
文王岡七十里	幽州
崇山	屈產之乘
傅巖	孫叔敖海濱
莒父中牟	南山
淇竹	邦畿千里
四書釋地補目錄	
周舊邦	埵澤之門
范	魯昌平鄉陬邑
至河而反	長府
隣里鄉黨	羿有窮之君
微箕	河河內
首陽	
四書釋地目錄	

四書釋地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蓋

孟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驪與兄戴蓋祿之蓋同

音集註卻於前云齊下邑補註蓋齊下邑也後云陳氏食采

邑補註趙註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

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補註學紀聞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

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

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

四書釋地補

一

三

原邑而其食之補註宣二年正義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

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其食一邑者因

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爲卿族

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補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註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

蓋入池水補註池字之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沂水出註左

傳會於防杜預曰在縣東南有防城春秋隱九年公會

文姜會齊齊侯於防莊七年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隱六年公及

因思一蓋也而洙之入沂之出防之會艾之盟皆於其

地則當時蓋洵大矣故以半爲王朝下邑王驪治之其

稱蓋大夫也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諸梁以

食采於葉名葉公宋左師向戌以食采於合名合左師

之類以半爲卿族私邑陳氏世有之雖水經注引孟子

兄戴祿萬鍾無蓋字要以王陳之共食於蓋無異趙先

狐陽之共食於溫原但驪非孟子所與言戴亦仲子所

不義縱不若趙同先穀陽處父之見殺於晉然僅比狐

溱之食采於溫而已則二子固不能如衰之文尤難比

四書釋地補

二

三

烈於原軫也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晉文公問守原詩云趙衰有

功者斯任自可當又原軫論日報施救患仁也取威定

霸義也分田界宋智也中軍橫擊勇也若軫者其猶不

愧古之名將也歟

疏

原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

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二

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

於此拜賜言猶洛那氏之誤以下第一篇主往齊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

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

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

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

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

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

也其止於羸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

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

位成禮於羸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

四書釋地補

三

四百三

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

觀左祖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即瑛七

修類橐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

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羸句羸齊南邑春秋桓

三年公會齊侯於羸社註云羸今泰山羸縣案羸縣故

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齊至於羸七十五年公會吳子伐

其兵甲入於羸萊蕪縣故城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

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

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

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毋沒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

勿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

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羸日故繫止於羸亦猶與公孫

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

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毋喪正齊衰

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

猶致謹不失如此會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莫之行

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第二

篇主終喪仕齊言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

四書釋地補

四

四百三

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

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

葬於魯則知母即沒於齊也然則既沒而葬宜終喪於

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

卿耳非遽也三遷志周愼觀王二年壬寅孟子五

齊迎母仇氏就養四年甲辰五十六歲母仇氏卒於齊

扶其喪歸葬魯五年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六年丙

午五十八歲返齊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

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

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謂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

四書釋地補

五

四書三

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明皇太后馮氏傳可謂居喪盡善矣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謂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歆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

也然則當孟子母沒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禭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耶郝氏之誤解可足據耶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耶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曩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四書釋地補

六

四書三

雪宮

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居安得舍胡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關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一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補註以上見傳

本傳尚能為斯言况巖巖之孟子耶賢者仍指人君言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

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

秋無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

名游觀勝迹宜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

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

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為先齊君臣共游觀

以近事為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補文選謝惠連雪賦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注

四書釋地補

七

曰雪宮離宮名也與趙注同明一統志雪宮在青州府

城內城隍廟西遺址存焉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即此

石門

原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

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廡已云今道

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

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

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水經

濟水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非

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

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蔡邕傳註

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

按齊邱御記子路歸魯視家此說甫抵城而門已

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與伺門入掌啟門者訝

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

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旨孔氏言自孔氏處來

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為魯城中人舉其氏

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為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

四書釋地補

八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

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土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

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補水經注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

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石宋本石結石為水門跨

於水上據此則孔里在北石門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

必由石門而入

闕里

原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

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為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按萬歷刊本王東漢後方盛稱之南史劉宋傳舊唐書孔恭傳無此字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見以今日拜闕孔

四書釋地補

九

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既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為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關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

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存之有以夫補朱竹垞答閻徵君書云記亡友顧寧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斷不可奪矣僕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耳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

四書釋地補

十

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於經傳者由其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為誤矣夫煬公恭王先後並有關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

夫闕里字遂執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

武城

原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
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
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
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為
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
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
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補註吳語夫差闕
深溝於商魯之間

四書釋地補

北屬之沂可以惟兵橫行寇之典也何嘗之有余因又
西屬之濟補註春秋四書穀補註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
悟春秋四書穀補註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
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三年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補註莊三十一年城小穀左氏傳
明其為管仲之邑也補註莊三十一年城小穀左氏傳
北有小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
穀城也明曾子之為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補左傳稱武城者一晉地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是
一楚地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成
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襄九年秦伐晉楚子

師於武城以為秦援是一魯地包注魯下邑吳氏程曰
魯下邑附郭之邑猶今

城還哀八年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十一年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為已徒卒是彼此與論孟所稱並南武城即後
漢志泰山郡南城

高宗聖製詩三集望南城山志傳曾子
侍父處云古鄆城南聳碧

岫卜居養志樂間間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君子學道則愛人論曰惟君
子本仁義之心行禮樂之政雖一臂一邑以聖門之徒

四書釋地補

三

治之隨所用而輒效故弦歌之聲不絕於武城補註武城在
兗州即南城也後漢志南城故屬東海注襄十九年城
武城杜預曰南城縣按元和郡國志南城縣城在瑕邪
郡沂州費縣南九十里史記齊威王使
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是也

泰山北海

原禹貢海岱惟青州補註書孔傳齊地東
北據海西南距岱故蘇秦說齊

宣王濟南有泰山北有渤海補註史記
蘇秦列傳司馬遷言吾適

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破於海補註齊太
公世家降至漢景帝

猶置北海郡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補註漢
地理志左傳云君

處北海是也補註四年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

廟俗在其西北禮記後漢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禮記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原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四書釋地補

三

補史記衛康叔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

按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即所謂淇水在右矣河水逕其

東即北流是為河淇之間自河以西至淇已盡衛地水

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沫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

都有新聲靡樂閭氏以善謳謂鄭衛之聲其即樂記桑

間濮上之音所謂新聲靡樂者乎

漯滄浪

原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

東武陽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東北至千乘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入海不

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府禹城縣之漯水

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見禹貢

指南武當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見禹貢

注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滄浪水

漢水按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善乎朱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

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

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

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

可直曰滄浪似預為朱子正其謬誤者書通鑑亦引葉

四書釋地補

五

補按地理今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

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廟二渠以引河東北流首

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

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

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

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閭氏不以漯屬高唐

何與又按滄浪水即漢水下流自禹貢入離騷孟子皆

以四字成文金仁山曰滄浪之歌乃楚荆楚間風謠之